



鏡路人生

The Tunnel at the End of the Light
My Endoscopic Journey in Six Decades

Peter Cotton教授60年内镜之旅



原著 [美] Peter B. Cotton

主审 李兆申

主译 潘 骏 王天骄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镜路人生

——Peter Cotton 教授 60 年内镜之旅

原著 [美] Peter B. Cotton

主审 李兆申

主译 潘 骏 王天骄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路人生——Peter Cotton 教授 60 年内镜之旅/
〔美〕科顿著；潘骏，王天骄译。—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The tunnel at the end of the light：
my endoscopic journey in six decades

ISBN 978-7-5481-1043-9

I. ①镜… II. ①科…②潘…③王… III. ①科顿，
P. B. —自传 IV. ①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4504 号

出版人 陆小新

责任编辑 叶 婷

镜路人生——Peter Cotton 教授 60 年内镜之旅

〔美〕Peter B. Cotton 原著

潘 骏 王天骄 主译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smmup.cn>

上海市翔殷路 800 号 邮政编码：200433

发行科电话/传真：021-6549309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15.25 字数：20 万字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1-1043-9/K·008

定价：68.00 元

译者名单

清华大学出版社
9787302417810

主审 李兆申

主译 潘 骏 王天骄

译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冠宇	马逸飞	王 丹	王一然
王天骄	王康安	孔凡扬	庄 璐
刘牧云	李钦芳	时冬辰	吴 浩
林金欢	季钧淘	周潇逸	赵九龙
郝 璐	祝玮烨	钱阳阳	诸德源
崔 进	潘 骏		

致 谢

谨以此书献给
在我人生之旅中倾情相助的人们
施助者不胜枚举
但我们彼此心有灵犀
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致中国友人

致敬人生
致敬（COTTON） 致敬60年书卷之旅

我欣喜于这本书能够引起众多中国同行的兴趣，并因此促成了中译本的出版，在此，请允许我对领导本书翻译工作的李兆申教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正如书中所述，我最早与中国结缘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我途经香港，赴日本学习内镜操作和日后被称为 ERCP 的新技术。尔后，到了1978年，我与英国著名病理学家巴兹尔·莫森教授一起访问了北京与上海，从那以后我便多次受邀来中国做演讲和操作演示。

应我之邀，沈祖尧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前同事梁永昌教授的弟子，我顺理成章成了他的“内镜师祖”，为此我倍感荣耀。

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在我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中国同行那充沛的活力与高尚的医德，正是这些品质为中国医学事业的进步带来了不竭动力。

在此，我对中国消化内镜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预祝你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Peter B. Cotton

2015年3月

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历经40余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胆胰疾病最重要的诊疗手段之一。当我们见证这项技术造福于广大国人患者的时候,看到中国众多ERCP医师茁壮成长的时候,见证中国千余家医院年ERCP操作量逾20万例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多次来到中国传经送宝、推广ERCP技术的本书作者——Peter Cotton教授。

我与Peter Cotton教授相识于1990年,那时他是一位风华正茂、技术精湛、待人和蔼可亲、对内镜演示充满信心的学者。20多年来,Peter Cotton教授先后10余次来中国交流访问,走遍中国主要城市的医疗机构。可以说,Peter Cotton教授为中国ERCP事业辉煌的今天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我读到本书英文版的时候,对Peter Cotton教授的敬意再次泛起。本书从青年医生时代初涉内镜诊疗领域写起,收尾于将ERCP技术在全世界推广的辉煌成就,贯穿了作者整个行医生涯,也见证了ERCP技术的发展历程。细细品读,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位世界最著名的ERCP专家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更能领略到Peter Cotton教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所秉持的严谨、坚韧与友善的人生态度。这也正是我们想通过本书的中译本向广大读者传递的理念,希望这一股清流能帮助读

者在行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通过《镜路人生》中文版的出版，向 Peter Cotton 教授多年来对中国消化内镜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无私贡献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在此，也期待更多的中国消化内镜医师可以从本书中汲取充足的养分，在了解 ERCP 技术发展历程的同时，能够取得思想上的升华，携手推动中国 ERCP 和消化内镜事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李兆申

2015年3月

英国的 Peter Cotton 教授是胃肠病学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内镜诊断专家之一。从他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和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日子,到他在杜克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领导跨学系的教学小组,成绩绰然可观;又他在多伦多和香港讲授的临床内镜诊断课程,与他在中国内地和其他亚洲国家作“诊断及治疗性内镜逆行性胆胰管造影术”的实践式教学,Cotton 教授都能使一众弟子如沐春风,跟他上课的学生和医生,无不为他精湛的技术、发人深省的创见,及其博学多文、泱泱大度的学者风范所折服。

我对 Cotton 教授的敬佩,并不囿于他在内镜诊断学的建树和发明。我有幸认识他始于 30 年前,其时我还是威尔斯亲王医院中的一位初级研究员,而我的业师梁永昌教授,正是 Cotton 教授的学生。Cotton 教授在威院创设了临床内镜诊断课程,为院方的培训工作耳提面命,更负责成立当时新的内镜诊治中心。多年来教授待人以诚,对后学者知无不言而又和霭可亲;他的鼓励、忠告和隽永的妙句让无数的年轻医者为之倾倒,而其中多位,现今已是在世界各地独当一面的专家学者和执业医师了。我最难忘的一幕,莫过于他在一个没有人懂英语的病房中为病人插喉时,毫不费力地面带微笑,用生硬的粤语敦促病人“吞呀!吞呀!”。彼时情境,实在教人忍俊不禁!

科学是一门不断衍生的学问,而在预计的将来,技术也

会迅速地发展。我们昔日的认知,有可能再站不住脚,而我们今天的作为,也很容易会被淘汰。但伟大的良师,和他们的教泽,势将永垂不朽。

Peter Cotton 教授,我谨在此向你致敬。

中国工程院院士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沈祖堯

2015年3月

老人们都喜欢回忆,我也不例外。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老,至少大多数时候我是这样的感觉,只不过平日用到的助听器、接受过的白内障手术和我即将出生的曾孙都提醒着我,我的青春也许真的已经逝去了。

写这本书的动力源于朋友们的提议:我应该记录下我在世界各地做讲座以及现场演示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以此与大家分享。然而下笔不久,我的思绪就不知不觉回到了我职业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回想起那些我有幸遇到并一起共事过的人们。其中有一些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在这本书里写下了一些他们的奇闻轶事。

从1967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初,我在消化病学领域已经工作了近六十个年头,蓦然回首,真是难以置信。这些年来,这一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消化内镜诊疗模式的改变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经自然腔道探查消化道,并以微创的方式治疗其疾病,真正称得上是医学界的一场重大变革。像出血性溃疡、胆道结石和息肉等以前需要开放性手术治疗的疾病,如今都可以通过内镜进行安全有效的治疗。消化内镜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只是偶尔使用的小玩意儿。进入70年代后,内镜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医疗工具。如今,内镜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消化病学家不可或缺的诊疗工具。

在这场变革之初,我便极为幸运地参与其中,并在内镜技术的发展与推广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我的医学之旅始于英国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1967—1973)和米德尔塞克斯医院(The Middlesex Hospital)

(1973—1986),随后我任职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医学中心(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1986—1994),如今,我的医学生涯在位于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MUSC)渐近尾声。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经常被其他机构或国家邀请去授课并做内镜现场演示,这在早期内镜飞速发展而“专家”甚少的时候更是如此。随着邀请不断增多,我先后走访了50多个国家。当然,我也经历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尤其当沟通和交通出现困难,项目组织不善时更是如此。在当时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就经常出现这种趣事。现在这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了强国,并且其中的一些内镜专家和医院(以及酒店)已跻身世界前列。我十分钦佩他们,也希望回忆录中提及的往事不会冒犯到他们。

如今,我与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希望你们感兴趣。与此同时,我十分感谢那些在我从医道路上曾经帮助和支持过的人们!

目 录

内镜之父
VIP COLIC 教授60年内镜之旅

- 1 童年,求学与初出茅庐 / 001
- 2 60年代英国胃镜的起步 / 013
- 3 与 ERCP 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 026
- 4 70年代英国的内镜发展 / 041
- 5 我的第一例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 / 061
- 6 70年代的环球之旅 / 067
- 7 英国内镜发展的第二阶段(1980—1986) / 084
- 8 美国人说“什么是板球” / 105
- 9 高尔夫的意义 / 114
- 10 VIP 患者 / 118
- 11 旅行的痛苦 / 123
- 12 挑战味蕾 / 127

目 13

大会发言轶事 / 131

14

杜克大学的日子 / 135

15

南卡罗来纳,你好 / 149

16

真正的皇室结石 / 159

17

我的“9·11” / 164

18

合作与共进 / 170

19

感念外科,志在整合 / 175

20

内镜学会 / 181

21

重访英国,再话内镜 / 187

22

近期游历 / 191

23

致谢、反思与致歉 / 196

24

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 202

25

尾声 / 205

26

参考文献 / 215

27

附录 / 220

童年，求学与初出茅庐

我的父亲以前是金斯顿(Kingstone)的一位家庭医生。金斯顿是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的一个小乡村，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他同时也是一位业余工程师、热情的园丁和疯狂的滑翔机飞行员。

父亲喜爱搞一些制作或修理，尤其是一系列旧车，它们就像宠物一样都有名字。其中一辆因为某种原因被昵称为“奶牛大鹅”。

这是一辆旧敞篷车，由于战争期间，我们用柴油为房屋供电。由于没有汽油，父亲就将这辆车改装为电动汽车。我还小的时候，每当天黑我们开车，后座就发出蓝色和绿色的闪光，把我吓得要命。

虽然我是在临近战争开始时出生的，但我对它几乎没有记忆。父亲独自行医，免于兵役，我们也远离了炮火硝烟。附近有一个英国皇家空军机场，所以我们习惯了头顶飞过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战斗机。一位飞行员曾跳伞逃生并着陆在附近的田野里。战争期间有很多限制(比如汽油)，并且所有东西都是限额发放的。



奥利弗·约翰·库德·科顿

这也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了。我会吃掉我盘子里的所有东西，这个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



父亲、约翰哥哥和我乘坐“奶牛大鹅”

我的确记得网球场上的“守卫家园”演习。一旦德国入侵，这些超过服役年龄的人就会准备投入战斗。任何看过英国广播公司喜剧《爸爸的部队》的人都会完全理解。一项任务是收集空酒瓶存放在我家阁楼

里，需要时制成“莫托洛夫鸡尾酒”（装满汽油后扔向进攻的坦克）。

记忆中我的童年早期充满维多利亚风味。照顾我的是本地一位叫“皮特”的农妇（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每天晚饭都是我和她一起在卧室吃的，我并没有和父母一起吃晚餐。我的卧室里有些书架，上面放了些很久没人读的书。比如有一本很厚很旧的《泰晤士世界地图册》，里面有一些充满回忆的地名，比如一块大陆叫作“未知领域”（现在叫作澳大利亚）。周末时，我常常兴致勃勃地浏览一大捆著名的《庞奇》杂志（政治漫画类杂志），出版日期从上世纪初开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卡通故事。

在赫里福德当地一所全日制学校学习了几年之后，我在年仅8岁时就被送往250英里外的传统预备寄宿学校并待了3个月。

学校里冷水澡、拉丁语、希腊语、板球和橄榄球的氛围几乎摧毁了我性格中潜在的柔弱。幸运的是，一颗小种子幸存了，并在后来开出了花朵。

学校放假时，我们会自娱自乐，主要是户外活动。我骑自行车到处游玩，收集板栗和黑莓。我们有自己的槌球场和网球场。但由于缺少对手，打槌球或网球时通常是我一个人先割草，再画线，然后定位好装

备。我更喜欢板球,但一个人玩的话很难。虽然我已经在网球场上设置了一种类似于弹弓的装置向我发球,但它并不准确,而且发球时弹弓在空中跳跃,确实惊吓到了附近的奶牛。我喜欢做飞机模型,约翰和我有2个航海艇,第一个一遇到水就迅速下沉了(暂时性地)。

一台古怪破旧的收音机是我重要的屋内伴侣。虽然现在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我记得当时连续几小时收听板球比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由于当地没有电影院,我们用上发条



前往寄宿学校

的留声机播放嘈杂的每分钟78转的录音唱片,用从附近灌木丛中摘到的一根刺当作唱针。1953年,我们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用它来看女皇加冕礼。那是一个狂热的少年时代,就在同一天早上,人类(希拉里和登辛)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新闻传到伦敦;罗杰·班尼斯特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运动员;英国队在板球场上打败了澳大利亚队,重获“骨灰杯(The Ashes)”。

当然那时没有电脑、复印机、传真机、iGadget和其他电子产品。信是用墨水和钢笔亲手写的,文件用的是老式打字机打的,用的打印纸是“碳纸”(因此又叫作“碳拷贝”)。

我的母亲告诉我,她小时候曾在无声电影院的剧场弹钢琴,这让我想起我的姐姐安曾在当地教堂弹风琴。当时的风琴由手泵驱动,这通常是我的工作。为了防止我在赞美诗演奏中间偷懒,我常得到姐姐

*: 1英里=1.6093千米。